

老兵



舒群創作

老 兵

舒 羣 創 作

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

一九三六,十二,二十初版

1—2000

發行人	印刷所	發行所	著作人
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謝

羣

余

漢

生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上海北四川路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八百五十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每冊國幣二角五分

No 467

像這樣的破軍衣：欠缺着衣扣，領鈎，衣袖上，褲角邊，破開了一條一條一條的裂縫，沒有皮帶，也沒有領章，處處滿着水滴，油汙所積下的紋痕；在張海的身上，已有六七年了；所以人家都說他是老兵——他的年紀，才祇有十九歲。

貧血的嘴唇，不明亮的眼睛，低小的鼻子，枯瘦的耳朵……組成了一幅不健康的面孔；這就是張海，這就是人家所說的那個老兵。

正是飄起秋風的時候。

昨晨的天色是清朗的，淡色的雲團，雲塊安靜地息留在天面上，太陽還沒有出來；東方的雲層間，祇是透過了幾條金線，鮮明的顏色，誘着眼

睛；在高空的一處，仍遺着一條孤另的月痕，不移動，固守着自己佔有的位置，在初醒者的矇矓眼中，也許誤認了是一面人工製做的畫面。

地面上，濕潤着，彷彿剛剛被海潮洗過似的；有短草的地方，仍披滿着露珠，微小的如同勻整的珠粒，一滴一滴地開散着，吸取着週邊僅有的一些明亮；在不知覺中，一滴一滴地滾落下來，漸漸侵入土中去。

晨風夾着一種清爽的氣味，從四野集中來，又向四野散開去；好像故意在戲弄早落的黃葉——讓它們飄起飄落，徘徊着，滾轉着，失了去向，又失了安眠的葬地。

鷄的啼聲，已經息了；狗的吠聲，還沒傳來；祇有不知名的小鳥遺下幾聲喚不醒夢人的鳴叫，衝破着清早的寂寞，飛過了，或是飛來了。

充……

充滿着這般景的，是一面坡的地方。

一面坡，祇是一個小小的城市，沒有什麼古蹟，也沒有什麼名勝，冬天同冰窖一樣，夏天却是一處避暑的地方。四邊繞着山羣，並不雄壯，甚至沒有一塊雄壯的石塊。處處都是土質與沙粒交組着踏平了的小路；南山的破口處，叫做土門嶺有着一座小小的破廟，常常飛起着香火，有時也響着鞭炮；北山下流過着一條螞蜒河，岸旁，有幾處生長着蔽天的樹林，有幾處堆集着農家的小房；東西兩山都斷了一處的山角，中間爬過了中東鐵路哈綏綫的路軌。

街上，有大的商店，小的舖子；有伐木的林場，收買獸皮的皮莊；有

出口大豆的糧棧，有異國居留的民會，有土娼，暗娼……人們都在慣常的生活中，很少有着驚人的故事；有的，也祇是一些搶奪的消息，久了，並不惹人注意。

這里究竟有多少住戶，沒聽說有過詳確的統計；總之，熱鬧的大街整天充塞着行人，僻靜的小巷，很少聽見腳步聲；不過，誰都知道駐軍，有整整的一團，所以在星期日，隨處都有着軍人的影子；雖然，整團的軍隊，一連一連地分散了，有的進山剿匪，有的駐守着山地，所餘下的，祇是一部份，——一面受着軍訓，一面維持着地方的治安和留守着營部，團部。

營部不常有着確定的住址，有時候，隨着全營的隊伍出發，或是換防。

團部的駐所，是在螞蜒河邊，靠邊車站，俱樂部，公園，東鉄和特區兩個中學，有着曠大草場的地方。高高的大門，兩邊延開一圈廣闊的木棚，門前懸着一條木牌，寫了陸軍第八百七十四團的字樣。有兩個崗兵拖着步槍，繞着兩個相對的崗樓徘徊着，看守着院內的幾處辦公室和一所兵營；如果看見了長官，不管是軍裝的，或是便服的，也不管是走進，或出是走，或是閑逛着從門前經過，都要一樣地行着敬禮；如果，是士兵呢，那是隨便的，也許互相地交換着一下軍禮，也許無意地打了幾句招呼，也許故意地開着玩笑……總之崗兵好像沒有一刻空閑的時間；最舒適的，祇有早晨——起床的號令，還沒有發出，團部的士兵，仍在熟睡中，崗兵在崗樓里，抱着步槍，下顎垂靠胸前，也許在矇矓中，貪覓着舒快的睡眠。

在這般的寂靜中，祇有廚房中嚙語般的歌唱：

羊糞蛋，

用脚搓，

你是弟咧，我是哥，

打壺燒酒咱倆喝，

喝醉了，

打老婆，

打死老婆怎麼過？

揹着花鼓唱秧歌。

停了一刻，吁了幾口倦意的氣息；又有異樣的歌子，用異樣的調子唱

起來：

小奴啊，今年已十八，

十八的人啊，還未出嫁，

媽媽，你好糊塗呀！

隨着，張海走出來了，一邊扣着衣上僅有的兩個銅扣，一邊又走進馬棚去；然後有了幾聲鞭打着馬的聲音和叫喚着馬的聲音：

「滾起來，滾起來！」

馬的草料，送進了馬槽，馬的嘴送進了馬槽的時候，隨着，便又是歌

聲：

情哥哥
♪

你何時再來？

.....

祇等明年春三月，

桃花，李花，杏花兒開，

小妹妹與你掛呀，掛招牌，

情哥哥，

你好再來！

.....

不過，這幾句唱的並不怎樣熟練，有的句子斷了，斷了許久才在憶想

中記起來。

「滾滾！」

一匹壯年的白馬被踢打出來，鼻邊貼着一些短短的草莖和紅色的米粒，嘴里還在貪嚼着最後的一口食料。張海握着短小的馬鞭，隨着馬尾；他仍在甜蜜地哼着：

.....

桃花，李花，杏花兒開，

小妹妹與你掛呀，掛招牌，

情哥哥，

你好再來！

.....

這幾句在他哼出來，彷彿有着另種的感覺，使他搖着頭，眼睛不轉動地留在憶想中，慢慢地伸開了兩手，盡量地向後搖擺着，抖動一下腰背，讓一口疲倦的氣息，從嘴里長吁出來。他看了看馬，馬離遠了他，已經快走出了門外。他追了幾步，追住了，握住了馬的韁繩，向馬股鞭打了兩下；馬跳起來，他又用馬鞭的木把撞着馬的肋骨；於是馬拋開了前蹄，馳開了——像一匹馳過曠野的野馬。但是，他終於沒有放開握住韁繩的兩個拳頭，任隨馬怎樣拖着牠，滑過地面。在馬把他拖出門外，拖出很遠的地方去，他才喊起了一種怪叫的聲音：

「呀——呀！」

崗兵發覺了，奔出了崗樓，追着，嚇住了馬；像長官一樣地怒視着張

海說：

「你總是弄這樣的事情！」

「你管不着。」

「我給你報告團長。」

「你就說見司令去得啦；團長？團長也不是他媽你家的，你說什麼就算什麼。」

「你小子，不用扯淡，給你報告看看！」

他把頭一揚，縮短了幾分眉間的距離，陷入兩條短短的皺紋，眼球集中眼角邊，放高了聲音說：

「報告，你打聽打聽再說；我在團部六七年了，你打聽打聽我他媽怕

過誰？」

「哼，你仗着有好妹妹怕誰呢！」

於是講出一些兒更難聽的話來，講出一些他妹妹祕密的故事；可是他却不在意，祇是說：

「有妹妹不假，你別胡說！」

「胡說？誰不知道呢！」

「你再胡說，我就打你嘴巴。」

「得啦，你借你妹妹點好光啦！」

「老子命好！」

「天生是打雜的命，舅子的命！」

他用手掌拍打一下胸脯，合成了一個牢牢的拳頭，留下一個大姆指，聳起着，擺動着；裝做京戲里的人物說：

「老子，是一世的英雄！」

「狗熊吧，別英雄啦！」

「慢慢看。」

他扯着韁繩走了，他看看自己的軍衣，又加多了幾條裂縫，手腕也破開一塊皮肉，凝住了幾條血絲；他便不時地暴打着馬，而且在怒罵着：

「該死的東西，天天要蹣你。……」

東山脊上的雲層間，從縫隙里漸漸地流出了鮮紅的顏色，漸漸地透出了陽光，一條一條地閃耀着，吸取着地上的露水；望過去，不住地刺着眼

睛，彷彿是一團野火，在天邊燃起，在燒燬着地球的一角。

早晨的涼氣被陽光吞食着，衝散着，霧一般地飛向天邊去，遠了，沒了，又恢復了初夏的溫暖；整夜所積蓄的露珠，一刻之後，在這地面上便完全消去了。

他扯着韁繩，走過了大路，草場，學校，沿着公園的板牆，走近了螞蟥河邊。他把馬繫在一株老樹邊，拋下了馬鞭；他沿着河邊的沙地繞着圈子。沙地上留着他的腳印，一個連續着一個，一個疊落着一個，由清晰而漸零亂了；這時候，他在腳下尋得一堆平板的小石片。

河水安靜地向着固定的方向流去，沒盡在山下的轉角處。河面澈清着，淺水的地方，可以透視河底的沙石，游過的小魚；吹過野風的時候，